

东. 移

著

红尘⁰

HONG CHEN

「我机缘巧合来到这岛上，总有原因，也许就是为着要把你的故事写出来。」
女主角轻轻地笑，声音如银铃一般。
其实，所有东西破碎了都无法弥补，尤其是感情。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013035942

1711.45

99

HONG CHEN
红。尘



著



北航

C1643410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13-189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尘 / 亦舒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ISBN 978 - 7 - 5060 - 6172 - 8

I . ①红… II . ①亦… III . ①言情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0012 号

红 尘

（HONG CHEN）

亦 舒 著

责任编辑：张 旭 周 凌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92 号

邮政编码：100010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版 次：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6

字 数：123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060 - 6172 - 8

定 价：25.00 元

发行电话：（010）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65210012



周如心有一份非常特别的职业，她的工作是修补瓷器。

当然不是普通缸瓦，一般碗碟跌崩口，或是落地开了花，多数扔掉算数。

周如心修补的是有市场价值的古董瓷器。

年轻的她在初中时期就随一位长辈学得这门手艺，老人家是她的姑奶奶，即是如心祖父的妹妹。

那位周金香女士很喜欢如心恬静沉默的性格，资助她读书，听她讲心事，并且把这门手艺陆续传授给她。

到如心正式为她工作时，她肯定已经年过六十，但不知怎地，保养奇佳，看上去只似五十多的人，嘴角看起来更年轻。

她拿着客人送来的瓷器说：“其实，所有东西破碎了都无法弥补。”

如心完全赞同。

姑婆加一句：“尤其是感情。”语气非常怅惘。



她独身，是名副其实的老小姐。

陈年是否为一段不可弥补的感情伤过心，已不可考，亦无人敢问，也许肯定有吧，如没有深爱过，怎么会有那么怅惘的神情。

她继而轻轻地说：“这些人，易碎之物没小心爱惜，待破损了又拿来修补，呵，想骗谁呢！”

如心不假思索地说：“骗自己。”

姑婆嗤一声笑出来：“讲得好。”

店开在都会旧区的古老大屋里，渐渐颇有点声誉，口碑佳，找上来的客人多数由熟人介绍，并没有太名贵的瓷器，不难应付。市面那么繁荣，收费略高也不为过，两婆孙生活相当舒泰。

如心有次对着镜子问：“我是蓝领，或者白领，或者什么都不是？”

如心在外国大学报了名，读函授课程。选什么科目？当然是东方文物。

因为工作性质清高，无须参与人事纷争，周如心气质有异一般年轻女子。

她脸上有一股秀丽的书卷气，举止飘逸潇洒，已有不少男士问过：“那白皙皮肤又爱穿白裙的女孩是谁？”

如心的特色是全身不戴任何装饰品，头发上一只夹钗也没有，全身不见耳环、项链、戒指，因不必赶时间，也不戴手表，看上去非常清爽自然。

事情发生在一个夏日黄昏。

姑婆照例在最热的两个月到欧洲度假，只剩如心一人守着店堂。

为免麻烦，她迟一小时启铺，早一小时关门。

那日黄昏，因为空调出了点毛病，找了人来修理，技工迟到，又检查得仔细，故此打烊时已接近六点。

她正拉上闸门，背后有一个人焦急地说：“慢着，小姐，你可是缘斋负责人？”

如心无论什么时候都气定神闲，闻言微笑转过头去，只见叫住她的是一位年约五十岁的男士，头发斑白，身形维持得相当好，但神情颇为沧桑，这个时候，他甚至有点激动。

如心轻轻问：“有何贵干？”

那位男士没料到转过头来的会是一位大眼睛女郎，那漆黑的双瞳叫他想起了一个人，他愣住了。

倒是如心提醒他：“你找我们？”

那人才答：“是，是。”

“我们已经打烊，明天早上——”

“不，小姐，我有急事，请破例一次。”

他掏出手帕抹去额角上的汗。

如心想，如此凑巧，可见有缘，且看看他有何事。

她重新开启闸门：“请进。”

那人松口气。

如心招呼他入店堂，用一只宣统宜兴茶壶泡了龙井茶。

茶壶上有“延年”二字，那人注意到，忽然苦涩地笑。

他把手中拿着的一只盒子放到桌子上。



众里寻他

众里寻他系列

接着递一张名片给如心。

如心低头看到“黎子中”三个字，名片上没印有任何头衔。

如心微笑：“黎先生，请先喝杯茶。”

黎氏像是自如心的笑靥里得到颇大的安慰，拆开盒子：“我有一件瓷器需要修补。”

如心莞尔，那自然，不然何必赶来缘缘斋。

黎氏声音又沮丧起来：“我赶着要，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工。”

如心说：“先看看是什么情况。”

黎氏叹口气，打开盒子。

如心看到的只是一堆大小碎片。

她抬起头来，看着黎氏。

黎氏明白她的意思：“我知道，我知道。”

如心轻轻说：“烂成这样，如何再补？”

“不，请你帮帮忙。”

“这并非无意失手，此乃蓄意破坏，由此可知，物主已无怜物之心，不如另外找一件完美的。”

黎氏无言。

如心拾起碎片看了一眼：“这本是只冰裂纹仿哥窑瓶，约于光绪晚期制成，由于谐音碎与岁，瓶与平，暗藏岁岁平安吉语，故受收藏者欢迎，不算名贵，它随时可以找得到。”

如心已经站了起来。

她打算送客。

那黎氏抬起头，一脸恳切。刹那间他的面孔奇幻地变得非常年轻，神情像一个少年为恋慕意中人而充满纠缠之意。

如心讶异。

但随即他又恢复本来姿态，低下头，无限苍茫。

不过如心已经感动了。

为什么店名叫缘缘斋？总有个道理吧。

她轻轻说：“黎先生，我且看看我能做什么。”

那黎子中闻言吁出长长一口气：“谢谢你，谢谢你。”

如心说：“不过，即使把碎片勉强拼回原来形状，你必须知道，瓶子也不是从前那只瓶子。”

“是，我完全明白。”

“有人应该对这样的蓄意破坏负责。”

“那人是我。”

如心又得到一次意外。

“摔破瓶子的是我。”

如心知道她不方便再问下去。

“你星期三上午来取吧。”

“那是两天时间。”

“黎先生，修补过程很复杂。”

“是，我明白。”

他站起来，身形忽然佝偻，变得十分苍老。

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小姐，你是专家，请问你又如何保护易



众里寻找

众里寻找系列

碎之物？”

如心闻言一笑：“你真想知道？”

“愿闻其详。”

如心坦率地说：“我家不置任何瓷器，没有易碎之物，也就不用担心它们会打碎。”

黎氏听了如心的话，浑身一震，然后离去。

如心注意到门外有等他的车子，司机服侍他上车。

她先锁上店门，然后看着那一盒子碎片发愣。

不是补不回来，而是补回来也没有用。

不过那位黎先生硬是要付出高昂代价来修补不可修补的东西，就随他的意吧。

那一晚，如心在店里逗留到深夜才走。

缘缘斋有一种秘方胶浆，处理瓷器，万无一失，这次可派上大用场。

把瓷瓶大致拼好，如心轻轻说：“破碎的心不知可否如此修补。”

那夜她看了看天空，又说：“女娲氏不知如何补青天。”

叹口气，回家休息。

如心与姑婆同住，日子久了，与父母感情反而比较疏离，尤其不能忍受两个妹妹爱热闹的脾性。

如心个多月才回一次父母的家，姑婆的家才是她真正的家。

如心所言非虚，家中真无易碎之物，极少摆设，简洁朴素。

第二天清早她就回店工作。

拼好碎片，做打磨工夫，再补上瓷釉，做好冰纹，外行人离远看去，

也许会认为同原瓶差不多。

可是明眼人却觉得瓶子毫无生气，宛如尸首。

如心对自己功力尚未臻起死回生境界甚觉遗憾。

若由姑婆来做，当胜三分。

可是姑婆去年已告退休：“眼睛不济事，凝视久了双泪流不止，眼神还是用来多看看这花花世界。”

风干，打蜡，都是细磨功夫。

黎子中先生在约定日子一早来提货。

他看到的如心穿着件米色真丝宽袍，笑容可掬，冰肌无汗。他对她有强烈好感。

如心把瓶子抱出来，他忽然泪盈于睫：“谢谢你的巧手，周小姐，它与原先一样了。”

如心不忍扫他的兴，与原先一样？怎么可能？

他问人工价。

如心说了约值瓷瓶三分之一的价钱。

那位黎先生掏出一张预先写好的支票。

如心一看银码，诧异地笑：“够买一对全新的了。”

黎子中也笑，一言不发离去，仍是那部车，那个司机。

如心站在店门口送客。

真是怪人。

打烂了瓶子，却把碎片小心翼翼收着，日后，央人修补，又自欺说同从前一样。



如心耸耸肩转回店里，缘缘斋照常营业。

那一个夏季，生意颇为清淡，如心坐在店堂里悄悄看《诗经》。一篇卫风叫《木瓜》，多么奇怪的诗名，“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再过一个月，姑婆就回来了。

她说：“噢，这里天气还是那么热。”

可不是，八月快结束了，气温还高得只能穿单衣。

她看到柜面放着一只百花粉彩大瓶。

“谁拿来的？”

“廖太太，说是亲家公生日，叫我们把瓶口缺的地方补一补送过去做礼物。”

“嗯，这瓶花团锦簇，富丽悦目，寓意百花吉祥。”

“廖太太还说，攀亲家最好门当户对，否则人出鸡你出酱油就要了老命。”

姑婆听完这话直笑。

如心也笑。

“当初廖小姐嫁入豪门她好似挺高兴。”

如心说：“天真嘛，总以为世上有什么可以不劳而获。”

周金香女士看着侄孙：“你呢，你有无侥幸想法？”

“绝对没有。”

“那好，”姑婆颌首，“那你就不会失望。”

不过周如心有时会觉得寂寞。

整个秋天，每日上午她都在后堂练画流云、八蝙等图案，以便修补花纹时得心应手。在瓷器上鸳鸯代表爱情，蝙蝠代表神祇，蕉果与童子是招子，鹰与猴是英雄有后，帆船是成功，竹是君子，八仙是长寿，还有，除出长寿、平安、多子，功名也是传统社会重视的一环，鸡与鸡冠花便隐喻官上加官。

如心统画得滚瓜烂熟。

凭这一门手艺，生活不成问题。

姑婆站在一旁看她练画，忽生感慨：“也得太平盛世，人们才有心思收藏这些玩意儿。”

如心笑：“那当然，排队轮米之际，谁还有空欣赏这些瓶瓶罐罐。”

“你太公说，清末民初转朝代时，无数宫廷古董流落民间。”

如心抬起头：“我还以为大半转手到欧美诸博物馆去了。”

“玩物，是会丧志的吧。”

“沉迷任何东西都不好。”

“对，保险箱里有一张黎子中署名支票——”

“那是一位感恩的客人。”

“可见你手工是越发精湛了。”

如心谦逊道：“哪里，哪里。”

混口饭吃是可以的。

初冬的早上，姑婆已在招呼客人。

老人家耐心解说：“这尊文殊菩萨像由柳木雕成，小店不修理木器，我介绍你到别处去。”



众里寻他系列

众里寻他系列

如心一看，果然是代表大智的文殊，因为骑在狮子上——不同菩萨有不同的神兽。

那客人不得要领，只得捧着木像走了。

如心问：“是真的十五世纪明朝产品？”

姑婆笑不可抑：“你觉得它是真的，它便是真的，即使它是假的，它也不会害人。”

这时候，有一个穿西装的客人推门进来：“我找周如心小姐。”

如心讶异：“我就是。”

“周小姐，”那人走近，掏出名片，“我是刘关张律师楼的王德光。”

“咦，王律师，什么事？”

“周小姐，你可认识一位黎子中先生？”

如心抬起了头：“他是一位顾客，他怎么了？”

“他于上星期一在伦敦因肝癌逝世。”

如心忍不住啊的一声，觉得难过。

如今想来，他的确有病容，与他有一面之缘的如心深深惋惜。

王律师取出文件：“周小姐，黎子中遗嘱上有你名字。”

这次连阅历丰富、见多识广的姑婆都在一旁啊了一声。

“黎子中先生把他名下的衣露申岛赠予你，你随时可以到我们办事处来接收。”

周如心站起来，无限惊愕：“什么，他把什么送给我？”

王律师笑：“一个私人岛屿，周小姐，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衣露申，英语幻觉的意思。”

周如心跌坐在椅子上，半晌作不得声。

过一会儿她问：“王律师，这个岛在何处？”

王律师摊开带来的地图：“别担心，它并非在蛮荒之地，看，它位于加拿大温哥华以西温哥华大岛附近，乘渡轮十五分钟可达 BB 磨城，转往温埠只需个多小时。”

“它叫衣露申？”

“是，周小姐。”

周如心瞠目结舌：“我要一个岛来干什么？”

“周小姐，该处是度假胜地。”

“露营？”

“不不不，周小姐，岛上设备完善，有一幢五间睡房的别墅，泳池、网球场以及私人码头与游艇，啊对，还备有直升飞机及水上飞机降落处，有一男一女两位管家打理一切设施。”

如心看着姑婆，不知说什么才好。

王律师十分风趣：“周小姐几时招呼我们去玩？”

气氛缓和。

如心问：“黎先生还有没有其他嘱咐？”

王律师摇摇头：“我并非他遗嘱执行人，那位律师在伦敦，因这部分牵涉及本市的周小姐，他们才委托我来做。”

“谢谢你，王律师。”

“周小姐，请尽快来办理接收手续。”

周金香女士此时缓缓地说：“往后，谁负担岛上一切开支？”



众里寻他系列

众里寻他系列

王律师欠欠身：“所有开销黎先生已嘱地产管理公司按期支付，无须担心。”

呵，想得十分周到。

“我告辞了。”

王律师走后，如心大惑不解：“为何赠我以厚礼？”

姑婆代答：“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人生充满意外。

姑婆问：“你会去那岛上看看吧？”

“或许等到春季吧。”

“它叫衣露申，幻觉的意思。”

“那位黎子中先生对生命好似没有什么寄望。”

“每个人的人生观不一样，”姑婆感叹，“可惜我没见过这位黎先生。”

如心在地图上找到衣露申正确位置，原来它西边向着浩瀚的太平洋；又在地产专家处得到资料，原来这种无名小岛在温哥华时有得出售，而且价格不算昂贵，约百万加元便有交易，岛主并有命名权。

最考人的地方是建屋铺路以及日后维修的费用。

专家说：“岛上没有挖土机，运去实在更麻烦，泳池要用人工挖出，十分昂贵。”

王律师催促了好几次，周如心终于去签名继承衣露申岛。

自该日起，周如心成为衣露申岛岛主。

王律师笑道：“周小姐假使愿意移民，我可代办手续，做一点投资，很快可以办妥。”

如心只说要想一想。

过年前，店里忽然忙起来。

可能是送礼的季节到了，又可能过年要讲究摆设，需要修补的古玩堆满店堂。

若不是通宵赶工，怕来不及交货。

姑婆说：“推掉一两单嘛。”

“都由熟人介绍，不能叫他们觉得没面子。”

姑婆看着如心：“把这店给你呢，只怕消耗你的青春；不给你呢，又不晓得如何处置它。”

如心抬起头来，有不祥之惑：“姑婆说什么？”

姑婆笑道：“最近老是觉得累。”

如心道：“那你还不忙上店来，过了年再算账不行吗？”

“人手不够。”

“我们稍后请一个女孩子帮忙。”

“不，用一个男孩子好，可以帮我们担担抬抬。”

“就这么敲定了。”

除夕，客人来领走了所有的古董。黄昏，如心打算打烊。

姑婆忽然说：“如心，你去看看对街的茶餐厅是否仍在营业，我想喝一杯香浓檀岛咖啡。”

如心立刻说：“好，我马上去。”

其实店里备有咖啡，可是姑婆想喝对街的咖啡，又何妨跑一趟，如心就是这一点善解人意。



众里寻他系列

众里寻他系列

伙计笑：“周姑娘，还未休息？”

“这就走了。”

店里还有很多吃年夜饭的客人。世上总有寂寞的人。

今晚看样子她要陪姑婆吃饭，八九点才回父母处去。

盘算着回缘缘斋，推开门，发觉姑婆坐在椅子上，手肘搁在桌子上，一手托着腮，垂着眼，正微笑。

如心说：“昨日我吩咐佣人做了几个清淡的菜，我拨电话去问一声进展如何。”

电话拨通，女佣以愉快的声调问几点钟开饭。

如心笑道：“七点整吧。”

挂了线，她转过头来，发觉姑婆的姿势一点也没改变，仍然垂目微笑。

如心怔住。

“姑婆，”她轻轻走近，“姑婆？”

她的手搭在姑婆肩膀上，一刹那她浑身寒毛竖起来，双手颤抖。姑婆的身子无力地仰面倒在椅背上，仍然半瞋着眼，嘴角向上弯，似做了一个无名美梦，她已经离开这世界。

她跟着她的梦走了。

那一夜，如心到午夜才回家，佣人仍在等她，菜都搁在桌子上全凉了。

女佣问：“小姐，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姑婆呢？”

如心疲倦地答：“姑婆不回来了，姑婆今日傍晚已经去世，从此住